

雷民傳
牛應貞傳
三夢記
柳毅傳
幻戲志
妙女傳
博異志
集異記



博

異

志

鄭遠占 著

中華書局

博異志序

夫習識譚妖，其來久矣。非博聞強識，何以知之。然須抄錄見知，雌黃事類，語其虛，則源流具在。定其實，則姓氏罔差。既悟英彥之討論，亦是賓朋之節奏。若纂集克備，卽應對如流。余放志西齋，從宦北闕，因尋往事，輒議編題，類成一卷。非徒但資笑語，抑亦粗顯箴規。或冀逆耳之辭，稍獲周身之誠。只同求己，何必標名。是稱谷神子。

博異志

谷神子纂名還古

敬元穎

許漢陽

王昌齡

張竭忠

崔玄微

陰隱客

岑文本

沈亞之

劉方玄

馬侍中

敬元穎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脩詞未成乃攜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抄習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怪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閑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且有一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鉛粉乃當時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都有五毒龍斯乃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故爲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人用

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於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乃常時命匠。令一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卽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安匣中。焚香以潔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照衣濁水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苔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儻居。今移出。何以取措定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變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遂留之。問曰。汝以紅綠脂粉之麗。何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卽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後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中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波急尋小浦灑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纔三二尺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髮若鬪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游詞又大笑返走入宅漢陽東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塔見白金書曰夜日宮四面奇花異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如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盃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弦管盡備其鳥再拜女郎舉酒衆樂俱作蕭蕭泠泠杳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已來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爲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及漢陽曰善乃言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

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扎之。卷大如拱。已半卷相卷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頗黎爲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却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恣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弊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發收。捨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恨恨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斗暗。寸步黯黑。而至平明。方自觀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灑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故。泊舟。乃訊之。曰。灑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呪久而乃言曰。昨夜海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過歸洞庭。宵於此處。取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過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琅琊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資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

而以一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常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旣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常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錄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往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戶，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遂射，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人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錄，泊冠幘，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卽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爲守陵使所居也。

崔玄微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木伏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入嵩山採之。採畢方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

住。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裏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坐芳香。醇醇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燕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輕佻。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卽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疆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當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迴。應難取力。處士僮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日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夫免於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乃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醋醋。卽石榴也。封十八姨。乃

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
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
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
而傍行，俄轉會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
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
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翔翔乎樹抄，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
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
閤，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脣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
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
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勅曰：勸門吏禮而遣之，工
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僥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遂
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滌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
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

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琅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闢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閩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異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肆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矣。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攜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作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視金印。讀玉簡。澗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劍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岑文本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叩山亭院門者。藥墜報云。上清童子元寶。故此參奉。文本性慕高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轆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紈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有事擁退。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常與方圓行下。皆得美暢。由是自文武二帝。

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遂厭人間。乃尸解。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曉耳。文本詰以漢魏宋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觀。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幘。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士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文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文本乃別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卽令伺之。到則話論移時。后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牆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悟上清童子是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沈亞之

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謂軍涇州。昔見隴西公言。少從邢鳳游。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晝。假夢一美人自西櫺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鬢。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問麗人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容于妾宇下。焉有所自。鳳曰。願示其書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賜觀覽於人。美人授詩。坐西牀。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

卽起從東廡下機上取綵牋傳春陽之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風吟卒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之狀以示鳳旣罷美人低然良久卽辭去鳳曰願復少從容須臾間竟去鳳亦旋覺昏然忘有所記鳳更衣卽於懷袖中得其詞驚視方省所夢時貞元中也又吳興姚合謂亞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鳴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西施挽歌其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塔春風無處所悽悽不勝懷進詞王甚嘉之乃悟能記其實炎太原人也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之廳其西有巴籬所隔又有一廳常扁鑲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玄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囁哖之聲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常令老身騎偏面騾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或偏於左或偏於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

僅四更。方不聞其聲。明且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敘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
亥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中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
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耶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
爲灰不堪著。視其著。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入。亦逃。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
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耳。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謂府主不見。而乃寄於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謂卽須先言。當爲其岐路耳。
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某乃
護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犯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園
吏。吏曰。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曉。園吏曰。君子戾我。而恟遑如是。然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
車中。載出郭而逃。于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鐵騎者每門十人。燧狼忙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
求蔽于逃民敗室中。尙未安閑。車馬蹄歎聲。人相議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
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翠人行聲。燧危懼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携一襖。曰。馬燧
在此否。燧默不敢對。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至憂疑也。燧乃應唯而出。胡二姊曰。
大厄。然已過。尙有餘恐爾。君尙饑。我食汝。乃解所攜襖。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令於舊處。更

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橫布一道，以援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得動。過此厄後，勳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鬚，金牙鋒鏦，臂曲瘦木，甲拏獸爪，衣豹皮禪，携短兵，直入室來。獐目電燧，吐火噴血，跳躑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殆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撤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請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子時，數人持兵器，下馬入來，衝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血肉。殆盡，夜叉意氣徐步而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籍，燧乃獲免。後立大勳官爵穹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及，每春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